



(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二十七)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漢口市面一片髒亂

在宜昌留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大夥吃了早餐後，一行人就浩浩蕩蕩地乘坐六部卡車，預備回漢口。由於天氣好，沿途的泥土路面乾乾的，還算好走，大夥兒歸心似箭，除了吃午飯外，車子就沒有停過，午後六點多鐘就回到漢口。

乘車時，由於是敞車，風吹得很厲害，大家都覺得很累，下車後，各自解散回自己的家。我和內人帶著六個小孩連同一男一女二僱人，共十人到揚子街十號的新家。我與內人住二樓，小孩住三樓，僱人住四樓，樓下住的是一位開錢莊

的老板，他見我們一家人團聚，很高興地請我們吃晚飯，菜是由大師傅做的，很可口。

我在漢口所住的這棟樓房是屬於天主教會的，在日據時期，是一位日本大商人的住宅，設備豪華，一切都講究。我初住進去，感覺到很舒適，但一联想到漢口許多受戰爭損害的同胞正待救濟，許多工程都待興建，心裡又感覺到責任重大，寢不安眠。

第二天我要司機先開車到中山公園察看，市容不像從前乾淨，到處零亂不堪，公園更是一片髒亂，湖裏祇有幾艘船，有人更在湖裏洗衣服，這在從前是被禁止的，現在却搞得亂七八糟。行人道沒人打掃，茶館也成了晾曬小孩尿布的地方

，體育場尤其是髒亂不堪，乏人管理。動物園裏沒有動物，土山也變形了，看在眼裏，心中十分地難過。我去找管理員，管理員姓邱，是市長的親戚。我對他說：「這樣的景象太不美觀了。」他說：「沒辦法。沒有充裕的管理費，就連掃路工人的薪水都付不起。」我說：「那也不能讓他們在湖裏洗衣服，在茶館晒尿布呀！」他說：「制止都不聽，那有辦法啊！」我聽了管理員一套無可奈何的答話，知道再說什麼也沒用，眼睜睜地看到人們破壞我建造的中山公園，真是萬分難過。我們走出公園，到漢口街上溜馬路，先到模範區，馬路上盡是垃圾，化糞池因水管不通臭水都流到街上，實在太髒了。不像從前那樣地繁華

又能保持清潔，總之整個市面都顯得蕭條荒涼。再坐車到特三區的鄱陽街六號（從前我們的住宅），房屋已被燒毀了，轉到三教街從前住過的房子，隔壁因為是法國領事館，房子仍舊存在，到特二區的德國租界，房子很多被炸毀，到日本租界地區，全部房子都被美軍飛機炸平，斷瓦殘垣，看了這般景象，滿目淒涼，到沿江馬路，因為需要修堤岸，成為漢口目前最大的工程，位於江漢關的前段，直達龍王廟，全長二公里，是漢口通往各國碼頭必經之路，早年漢口市政府花一筆龐大的經費才修築成功的。日本佔據漢口後，仍保持其風貌，祇是將兩個地下廁所改為機槍陣地，這兩個地下廁所，一在江漢關，一在龍王廟。我當時是仿照倫敦地下廁所修建的，堅固、實用、便民，對於改善環境衛生會發揮很大的效益。

開發鄂西森林建議

回到漢口本應立即報告夏光宇局長此行的經過與探勘的結果，因公私事務亟待處理，上午祇好趕寫報告，處理公事，到了下午才去會見夏局長，報告赴宜昌尋找枕木的經過。夏局長見到我很高興地說：「平漢鐵路以小樹木做燃料，恢復通車，你吳博士的功勞很大，我也與有榮焉。這次你到鄂西探伐枕木的情形如何？」我說：「承蒙局長獎勉，愧不敢當，鄂西山區原始森林裏的樹木長得很茂盛，可惜交通不方便，無法採購。我們先到宜都的青江，鄂西地帶完全屬於青江流域，位於長江之南，全長二百五十多公里，人煙稀少，是未開發的處女之地。鄂西各縣包括括恩

、利川、建始、宣恩、來鳳、咸豐、巴東、鶴峯等八縣。山窪地有梯田，老百姓賴以維生，山崖陡峭，森林、果樹很茂盛，礦產豐富，計有建始的硫磺、利川的煤礦、咸豐的銅鐵等。道路祇有施巴公路，由恩施通往四川。原始森林的直徑約有一、二公尺，大多是花栗樹、松樹和柏樹，因附近居民缺少砍伐工具，祇好任其自然生長。」

接著我又說：「若要砍伐枕木，第一要先修路，第二要有砍伐枕木的機械工具。第三要有大型的運送木料卡車。第四要有起重機裝卸木料。這些機械設備和道路工程都不是我們的財力、人力所能辦到的，必須由國家主管部會妥擬計劃，寬籌財源，各有關單位（中央與省縣）協力配合，才能開發鄂西。報載：『中國戰後，美國將撥款給中國做善後救濟金。』我們應當爭取一些錢來辦這一偉大的工程。」

夏說：「我將儘速把這些情形上報交通部，請求美國立刻供給枕木。你是位有用之才，為何你不去爭取呢？」我說：「爭取也沒用，現在講求的是關係，我祇與工程有關係，並沒有後台。」夏說：「你弟弟在中央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你應該要他盡力支持你的工作。」我說：「我弟弟是學政治的，我是學工程的，兩人所學不同。戰前我們在漢口一塊工作，我擔任參事，他擔任市長，但我是先到漢口任參事職的。由於我們在同一機構做事，常遭人無端的嫉忌和非議，因此市政會議時，我儘量不參加，專心致力於工程的進行。我並非靠弟弟吃飯的，但是他把財政整頓得好，我的工程計劃就能進行。由於環境的不安定

，我學的工程無法實現我的抱負，而且做官與我的工程不相宜，我無興趣做大官，一切盡其在我，隨份報國，聽其自然，決不強求。」

夏說：「你說得很有道理。剛才你提到爭取美援，開發鄂西，真是個好辦法。你是本地人，又實際考察過，詳慎研擬計劃，一定能辦得到。」我說：「中國的事情很難說。」夏問：「可是為何你從前在漢口能有很好的成績表現呢？」我說：「那是因為當時我遇到的都是好長官，又得到民間的協助和支持，勉強為地方做了一點建設工作。」

巫山地區的森林，我說：「有一塊原始森林地，是湖北有名的所在，可惜我沒有前往。那是漢水以南，巴東對面的巫山，由宜昌到四川，此地是無人烟的地帶，全境都是茂盛的森林，沒有道路通往。與鄂西八大縣一樣大，完全是原始森林，老百姓喚之『巫山』，沒有人家，據說山裏全是毒蛇，有人進山，却無人出山，多少年來對此地區都未曾研擬開發計劃，政府應該妥慎研擬開發計劃才是。」夏說：「你是湖北人，應大力提倡。」我說：「人微言輕，恐怕辦不到。」夏說：「祇要你拿出早年辦理漢口市工務建設時奮鬥精神，一定就能辦到。」我說：「謝謝局長的鼓勵，我願意試試。」

與萬耀煌談建設重點

日寇投降，國土重光，國民政府派很多高級官員出任各省主席，有的公正無私，用人惟才，但有許多人都重視關係，沒有派系，休想出任要

職。我遵奉孫總理「做大事，不做大官」的遺訓，聽其自然。回到武漢，很快的四個多月過去了。家眷與我同住，在漢口過得很舒服，休息一陣子後，我很想離開鐵路局，從事實際工作，當時與我從事工務工作有關係的是湖北省主席萬耀煌將軍和漢口市長徐會之、警備司令郭懌，這三人都是中央派來的，其中漢口市長徐會之是陳誠將軍支持委派的。

我先到武昌拜會湖北省主席萬耀煌將軍，萬主席見到我很高興地說：「你這位傑出的工程師，戰前把漢口市工務建設辦得很好，為何不來與辦武昌市的工務工程呢？」我說：「爲了政治的因素，武昌市是省府所在地，省政府主席經常更換人，一會兒提倡興辦，一會兒又廢止，無從著手。我曾建議在武昌開辦自來水廠，但建設廳長不表贊同，經費又無着落。因此就辦不成。過去的主席楊永泰，上任時很想有一番作爲，可惜上任不久，就遭人謀害了。一大堆工程計劃不得不停頓下來。日本佔據武漢五年，專事破壞，毫無建設。現在要復興武昌這一荒廢的城市，必須大量的財力和人力支援，才能恢復舊觀。」萬主席看了我兩眼說：「你現在做什麼呢？」我說：「日本投降後，政府派我到漢口與夏光宇局長辦武漢交通接收的事情，我們接收了平漢、粵漢兩鐵路及輪船招商局，由於當時動力來源，都是燒老百姓的民房做爲燃料，以維持火車輪船的行駛，戰事結束後，老百姓都回來了，不能再拆房子當燃料，因此動力失去來源，輪船停航，火車改燒枕木，維持行車。夏局長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接納我

的建議砍伐小樹當燃料，由湖北工人負責砍伐工作，維持了三個多月，有了煤礦供應，於是停止砍伐樹木工作，派我到鄂西尋找枕木，深入鄂西山地，由於山高樹大，缺少新型伐木機器，無法採伐枕木，至於巫山一帶木料豐盛極待開發，我計劃糾合同志開發鄂西山地及巫山林區，這是我最大的志願，但必須有雄厚的財力和龐大的人力支援，尤其要得中央有關部會省政當局的支持，如同我早年在漢口時，得劉文島、吳國棟兩市長支持，才能有所作爲。談到這裏，萬主席很高興地留我吃午飯。我和他談了許多關於鄂西開發的計劃，鄂西正是他的省政府轄區，不幸他不感興趣，他連說：「武昌亟待整頓？武昌亟待整頓！」

建設經費指向美援

我仍舊強調開發鄂西，我說：「鄂西可分成二部分，一是建始等八縣，一在大江以北的巫山區；這兩大地區，相當廣大，鄂西地區尚有道路、田地，有人居住，但人口不多。巫山地區却完全是個原始森林區，居民甚少，更無道路、田地。不知主席是否有到過這兩大區域？」萬說：「我未曾到過。」我說：「我是鄂西人，深知這兩大地區，物產豐富，民風淳樸，刻苦耐勞，是最值得開發的地區。陳誠主席曾任過鄂西一段很長的時間，不知他有何開發鄂西的計劃？」萬說：「移交卷宗內沒有這項計劃。」我說：「我很願意擬定開發計劃。」萬說：「縱使擬訂好計劃，那來的錢與辦呢？」

我說：「向行政院救濟總署爭取善後救濟金

撥出一部分就行了。」萬說：「這是中央的事情我無權過問，也不清楚，我可以去打聽，盡量設法爭取。我很高興能開發這兩大地區，你大致的計劃如何？」我說：「第一，先派飛機在天空飛行照相，測量鄂西地圖，有了空中鳥瞰圖後，就能設計道路和水力發電的位置。第二，派專家赴鄂西，調查鄂西礦產的地點及產量，以便興修公路使公路連結礦區。第三，加強擴建鄂西飛機場，以便通行全國的空中交通。第四，在公路旁安設新式旅館、衛生設備及飯館，以便工程技術人員和商旅的進出。最重要的是要用科技人才辦事才行得通。」萬說：「你說得很對。你擬訂這計劃好了。」我說：「關於巫山山地，據宜昌的居民說，沒人敢進這片森林，到底情形如何就不得而知，因此第一，要順道在空中測量一番，繪出地圖。第二，根據地圖繪出路線。第三，根據路線，先修築由東到西的公路幹道，再修支線，完成公路網。第四，派各種技術人員入山視察，妥定開發方案。」萬說：「這兩大地區開發起來，自是功德無量。但是如何著手呢？」

我說：「謝謝主席贊許我的構想，但請要給予有效的支持，以促其實現。」萬說：「我是個軍人，書讀得不多，這項計劃需讀過很多書才能進行，你的學術我知道，又會考察世界。如何實現就要看你了，我支持你做。」我說：「我很願意擬定計劃，待我擬定後，再呈請主席核奪。」……

要見市長真很困難

我向萬主席告辭時又說：「我回到漢口快四個月了，看見漢口的髒亂，沿江馬路及中山公園都已失色，模範區及下水道，臭水橫流，淤塞不通，浮棺又陳現於郊區，心中對漢口的退步，有無限的感慨！我不知道市長是何種人物。」萬主席輕聲細語告訴我：「他是位軍人，你去看看他吧！」我因此計劃去見徐市長。八年抗戰，勝利還鄉，身心疲憊，又見漢口市政退步改觀，使我大感失望。

一天早晨九點多鐘，我獨自到漢口德國租界區的市政府所在地，拜見市長，不巧市長不在，我悵然而返，邊走邊察省市政府的辦公房屋，這是德國的舊領事館，建築雄偉，規模宏大，樓上樓下坐滿了辦公的人員，我遇到一位熟人程發軔，他是我叔叔的同學，畢業於武昌師範學校，他見到我很高興，我問他担任何項職務，他說：「漢口市政府的主任秘書。因為市長一個外國字都不認識，桌子上堆積很多，不知如何處理？」我一看幾乎都是英、法、日等信件。程說：「我也不懂外文，市政府內也沒人懂，因此我請中學英文文的教師來担任翻譯工作，但仍舊行不通。我不敢請你幫忙，祇希望你幫我介紹一位懂英文的秘書。」我說：「我沒有這樣的人才。」程很掃興地說：「漢口是一個國際港，也是洋碼頭，應當找個外文能力很強的市長才對。現在如果有外國人來訪，更是沒辦法應對。你來這兒有何事呢？」我說：「我打算見市長。」程說：「市長不常來辦公，且來的時間不定，因此很難辦事。」（政府遷臺時，程發軔也隨政府遷來台灣，任光

復大陸設計委員，我們常見面。後來不幸逝世了。）程說：「你在這兒見不到市長，我有位朋友叫施博，與市長是密友，他可以安排時間，讓你和市長見面。這人住在特三區落嘉碑路七號樓上，你可以去見他，與他談談。」程主祕隨即寫了一張條子塞給我，要我去找施博，我拿到程主祕的便條，隨即前去會見施博。

到施博的住處後，看到屋內的一片零亂，好像是逃難來的，我在客廳等了一會兒，一位傭人招呼我說：「施先生現在不在家，你下午兩點多鐘再來吧！」

下午三點多鐘，我去見施先生，他赤足，穿的衣服就像是位算命的。我告訴他我的來意。施博說：「你見市長有何要事？」我說：「我想與他談談市政建設問題。」施博說：「現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市政府却沒有財源，連警察的餉棒，都是銀行借給市政府的，我們都很想復興漢口，但毫無辦法。你見見市長也好，看是否有行得通的辦法。」我說：「你是否能安排時間讓我們見面。」施博說：「市長時間不定，連我都難以與他碰頭。」我心想：「市長一定到女人的小公館去了。」我與施博談得不太投機，施博告訴我說：「我想辦法找到他，請他約你一塊談談。」

宴會嘉賓頗多軍要

第二天，我接到一張請帖，是市長約我晚上七點鐘到德明飯店吃飯。我一去，看見很多的軍人，在那些軍人羣中我祇認得一位——邱清泉軍

長，是留德的。在漢口時，曾在火車站上碰到他，當時他很贊成我以小樹做燃料的辦法。邱住在漢口內街的一個旅館內。我會去拜訪過他，由於我們都曾在歐洲留學，因此談得很投機。但由於他要到前方作戰，於是託我在漢口介紹學校，讓他的小孩能就學，因此我們的交情更好。他對徐市長說：「這位是吳工程師。現在這種建設人才很難找，你應當請他主持重建漢口的工程。」徐看了我們一眼，沒答話。

邱又說：「現在漢口瘡痍滿目，比起從前美麗的漢口，實在失色太多了，應極力重建整理才是。」徐說：「你們都說得很對，但經濟沒來源，如何重新整理？」邱看了市長一眼，不答腔。於是我問市長：「現在漢口的公務局長是那位？」徐說：「是李鴻賓，唐山交大畢業的，你可以和他多談談。」我心裏清楚：李是我交大的同學，畢業後從事政治活動，未再研究工程建設，對於新興的實用科技，大概不會有什麼興趣。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本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調換。